



风雨路忧人

王凤举 / 著

人在正路上行走，
却在错路中觉醒！

不曾渴望感受悲别愤怒的人，不曾牢记爱情
诗篇在月光下吟诵的人，他们是多么的不幸！

—— 詹姆斯·福楼拜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风雨路忧人

王凤举 著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风雨路忧人 / 王凤举著. --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3.2

ISBN 978-7-5108-1972-8

I. ①风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31455号

风雨路忧人

作 者 王凤举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徐尚定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（100037）

发行电话 （010）68992190/2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

印 张 18.5

字 数 300千字

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1972-8

定 价 30.00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不曾渴望感受悲剧愤怒的人，不曾牢记爱情诗篇在月光下吟诵的人，
他们是多么的不幸！

——居斯塔夫·福楼拜



家庭纠纷是从柳叶婚事开始的。

待字闺中的柳叶本来不想把自己急着就嫁出去，但是家里最近接二连三地有人上门求亲。这让柳叶本来平静的心，泛起阵阵波澜。

中国开放的大门打开三十多年，但尚未开放到一个女孩面对说亲的客人，大言不惭地谈婚论嫁。于是这项任务很自然地落到母亲身上；然而柳母恰恰还是个直性子，客人刚进屋还没说上几句话，她便说：“哎呀真是对不起了，我女儿的亲事，对农村的，我们是一律免谈……”

柳母直言不讳的话一出口，弄得客人一头雾水，于是大都悻悻而去，不再登门。

开始，柳叶认为母亲如此果断处置，方法得当，符合自己内心期待。可是不久，母亲不分青红皂白，也就是说不看看对方是谁，一律拒之门外，这可让柳叶甚是心堵。

这天，客人走后，柳叶对母亲说：“妈，你怎么总是一句话呀？都什么呀，一律、免谈的？烦人不烦人？”母亲不慌不忙，一脸悦色的说：“孩子，我知道你咋想的；说实话，要说我们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，婚姻大事，我们不给你把关，谁给你把关？再说了，现在农民工进城发展，你看看，又是安家又是落户的，咋的？就不行我女儿也进城享享清福？这事呀，我和你爸都商量好了，另外前几天不是也跟你……”

“行了！”柳叶不耐烦地打断母亲的话，“我知道你们啥意思，反正我不听你们

的。”柳叶态度十分强硬。母亲顿时也板起脸说：“嘿！这小兔崽子，吃错药了，啊？瞧瞧、瞧瞧啊！这惯的，都成什么样了，翅膀硬了是吧！啊？我就知道会这样。”

家庭小战此起彼伏。

村东头第二家是林雨生一家，柳叶与林雨生从小一起长大，又一块上小学、中学，同时又是一起高考不第、名落孙山的寒窗之友，高中二年以后，他们有过牵手之情，毕业还乡，他们内心都各自培植着爱情的小苗；虽然这次林雨生未能亲自披挂上阵，但他搞了个“曲线救国”，（托媒妁提亲）不过都被柳母无情的一票否决了。柳叶对此耿耿于怀，所以一直没有好气。

这一天，风和日丽，几朵轻浮的白云，在高远的天空上飘游。沉寂的院落里依然洒满了耀眼的阳光。

家里只有柳叶一人，她洗完衣服晾完走进屋里，抬头一看墙上的挂钟，时针刚好凝固在十一点五十八分。屋里很静，只听到钟摆枯燥的嘀嗒声，她对着镜子里的我，下意识地拨弄两下乌黑秀发，似乎有种欲念总在撩动她的心，于是她心旌摇摇，面向后窗外张望。突然，远处一个期盼的身影映入她的眼帘，这让她的的心骤然狂跳，思绪迅猛角斗；但是一切事实证明：欲望总会诱发勇敢。于是她急忙换上一条花格裙子，脚蹬一双白色冒牌的阿迪达斯，便信心十足地走出家门，她踏着金灿灿的阳光，选择抄路刚好在一片树林处遇见了他。当然这里即可避嫌又可纳凉。

林雨生扛着一把他父亲传下来的锄头，正向家里无精打采地摇晃，见到柳叶，瞬间一愣，脸立刻红到脖颈，但他依然装出和往常一样的声调问：“干啥去，急急忙忙的？”“啊，想挖点野菜，这天好热。”柳叶急着应付。

挖野菜？两手空空，挖哪门子野菜？林雨生心里这样想，但嘴角只是略微翘了翘说：“今天还好，有点小风。”

人所共知，柳叶来找林雨生，是打算把家里最近所发生的闹心事跟他说说，特别是什么“一律、免谈”这类鬼话，那是父母之见，并不代表自己，应该让他明白，至少让他知道当前她的处境；可是一见面，女人叶公好龙的劲儿就上来了，半天漠然处之。

初恋女孩通常认可失去机会，也不去贸然冲破懦怯和矜持、明目张胆地表露自己的情怀，因为这是她们与生俱来的禀性，充其量做出点模棱两可的行动，然后又让你猜。

林雨生一看，心里也明白一二，所以有意走进一块浓阴处，背靠一棵树想了想还是大大方方坐在草地上了，柳叶也只好随后坐在离林雨生不远处、一块没长草的疤痢地上。垂下眼帘，只见脚前的光净细沙上有几只红色蚂蚁东奔西窜地；随即一股轻风撩了撩她的几根留海儿；她顺势拢了拢裙边，想必遮掩一下白皙的小腿，然后还把

散在肩上刚刚洗过的秀发娴熟地拢起来，用一花带皮筋儿在脑后扎个马尾长辫，摇摇头，确认一下小辫是否扎好，借势仰起头迅即用俏丽的双眼望了望林雨生，但依然没说话，然后垂下头，捡起一根小树枝，在地上乱划，扰的蚂蚁急速改变行动路线。

也许是没有恰当的话题可供选择，也许是初蒙的爱情让他们临深履薄。当然，现在他们心中有千言万语要倾诉，也有万语千言要表白。但是心理学家认为，一个人如果有心理障碍，越是有好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林雨生的思想障碍更大，因为柳家已经公然宣布，说柳叶的亲事对农村一律说NO。怎么说？怎么说自己都是圈外人，所以心情沮丧，特别是面见柳叶本人，正如心中打碎了五味瓶，什么滋味都有，百感交集无法言表，甚至哭的心都有！而柳叶内心有女性那种天然软弱，不好直奔主题，于是两个人一时有有点尴尬无声。

当想象变为现实时，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种不自在的过程。曾几何时，同学之间那无拘无束，有说有笑，可是现在各自怀揣着目的，倒不自在了，所以静默却变成了幸福的煎熬。

林雨生拿起身边的锄头在草地上乱刮，部分青草断了根，一部分青草还晃晃悠悠弯腰驼背不甘失败地站了起来；而柳叶扔下小树枝拔了两棵青草拿在手上撸叶儿。

林雨生想着想着，脑子里突然一闪，他幡然醒悟，他感到情况不对，骂自己猪脑、笨蛋，既然意识到柳叶明明是专门找自己而来，这就说明上帝已经赏赐给你天大的机会，怎么还在冒傻气呢？不行，我不能失去天赐良机。想到这里林雨生立刻觉得心里乱蹦，瞬间他在柳叶身上似乎看到了不可动摇的希望，这种希望正向他传递一种信息、一种召唤、一种力量，其实更像一把火，这把火正迅猛燃烧他那心灰意冷的灵魂，同时这把火也温暖和唤醒了他那阴冷的心……

林雨生决意不再消沉，僵硬的心被爱的激流立刻冲开，他的面颊瞬间闪烁朝霞，同时还露出了他那久违的笑容；然后便主动关切地问柳叶：“听说你要到镇上学习去？”“啊，有那个打算，学美发，你说好吗？”柳叶仰起脸问林雨生。“不好，还不如学出纳呢。”

林雨生根本不假思索，顺嘴就胡溜一句。柳叶一听，这四六不沾边，一个农村，学完出纳有何用处？“哎，对了，我刚想起来，”林雨生也许觉得刚才的话有毛病，忙补充说，“在学校顶数你唱歌好听，你干脆学唱歌得了。”“唱歌？门朝哪开都找不着。”柳叶说完半天又翘起眼睛问，“哎，听说你要当兵去？”“对呀，你咋知道的？”“听说的呗。”

“啊，真的，这你放心。”林雨生显出自豪的样子高调说，“不混个人模狗样的绝不回来见你。”“真的！”柳叶对后面这句话有风的感觉，当然，这话里有话，柳叶心

领神会。她的心立刻有点怦怦乱跳。心中想：这话还挺靠谱。于是粲然一笑说，“那祝贺你，未来的将军。”“客气，客气不是。”林雨生拉着将军腔傲然一笑。

大地返回的热浪扑面而来，顷刻间大自然又十分善解人意，刚好又飘来一股凉风，让人感到透心儿地凉快。

此前林雨生在柳叶那里，只看到一片荒漠之地，寸草不生。可现在却绽放着艳丽的鲜花，即耀眼而又芬芳，他骤然恢复到同学时代积累的友情比任何时候都真挚浑厚，虽说现在他们之间有一种影影绰绰的雾霭，可是一旦风吹雾散，就会豁然通达，于是他情绪高昂，勇气十足地拆掉心中乱七八糟的“篱笆”，他侃侃而谈，大谈他的宏伟志向，谈人生、谈农村、谈社会，也顺便说一些惹人发笑的笑话，逗得柳叶咯咯直笑。这种气氛，正如蓝色的天空上，飘着几丝稀薄的白云一样，显得如此清新而又空旷。

柳叶对林雨生近乎八卦的豪言壮语，以及他那出人意料拙劣的顽皮，这让她很开心，仿佛在她心中找到一点安慰、一点寄托；但她马上意识到他要去当兵，于是她预感到分别后的失落和不可预测的风云，她的心立刻又泛起一丝惆怅；刚好，柳叶正色想要说点什么，却看到远处有人不知适时地向这边晃动，于是她把手中青草扔掉站起来说：“好热，俺该回家了。”

柳叶尚有欲言又止的样子离开，顺着树丛小路慢慢离去。

原来，村里人从田里回家此处是必经之路。林雨生也站起身回头透过树的罅隙看了看，心里明白，因为有人正悠然地扛着锄头向这边走来。然后他转身望着柳叶轻盈的背影，心里一股清泉在流动，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灼热全身，然而恰在此时，他又莫名其妙地心如刀绞……

他暗下决心：当兵是我唯一出路，到部队我一定好好干，混个一官半职的，到那时一定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。

第二天，太阳西沉，晚霞绚丽多彩，家家炊烟袅袅，归舍的牛群正迎着晚霞的余晖蹒跚的自寻其主。

林雨生吃过晚饭，他带着就要抓到幸福的那种忐忑心情，来到柳叶家。一进门就攀谈起他们学生时代的种种往事，说一根火腿肠你还分我一半，虽然大家议论纷纷，可你置之不理，这可让我永生难忘。柳叶也说，大雨滂沱你把雨衣给我，大家讽刺你是可怜的三毛，可你置若罔闻，这也让我感激涕零、记忆犹新那！

说话间二人不时响起阵阵笑声，仿佛又让他们回到了快活的学生时代；不过林雨生是带着心里任务来的，他实在耐不住性子，于是便小声地，约柳叶出来到小学校里好好谈谈，他想明确和夯实关系，因为爱情只有在特定环境中才可敞开心扉地放飞。

柳叶有些踌躇，问行吗？外面尽是蚊子。然而林雨生却庆幸她不是从根本上回绝，可笑的是，她的障碍只是小小的蚊子而不是大活人。于是更直率地，说白天我留意过，校舍窗户有一块玻璃打了，然而柳叶的眼睛却不断地窥视门的方向，（怕母亲听到）同时急速点头应允。霎时林雨生的心，差一点从嘴里蹦出来，咚咚直响，他对面前唾手可得的事实，一时让他激动万分不知所措。

然而他们这点小小伎俩早被细心的柳母猜测到。林雨生刚走，柳母过来见女儿急急忙忙在换裤子，便态度凛然地阻止柳叶如期赴约：“干什么去？啊！你不是个小孩子了，风来雨去的，成什么样儿？这你看到了，今年就给你张罗婆家，明年就出阁。”

“妈，你说啥呢？不去就不去呗，还说……”柳叶咕哝半天，一生气，打开电视机乱拨台，一赌气关掉电视，进而干脆蒙头装睡……

可恶的母权，无情地阻止了女儿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的美好计划。

林雨生的手机显示：“阎王挡道小鬼难开”的字样。他立刻洗了个冷水澡，于是，他在月光下不尽徘徊……

夜，清风云淡，苍白的月光如晶莹的水泼在静谧的窗外，偶尔有几声蚍蚍那单调清脆的小鸣，给柳叶带来无边的遐想：他，真的要去当兵？将来他真的能混出个人模狗样儿？想到这，她心中充满幸福的期待，可是一想到即将和他分手，心里却酸酸的，不知不觉眼泪簌簌而落。她辗转反侧，楚楚忧伤。

不久，林雨生真的实现了他的愿望，去当了兵，他想履行自己的诺言，不混出个人样来，绝不见她和江东父老。

柳叶为这，暗自哭了三个夜晚……

柳叶度过一个最郁闷的春天。

夏季逼近，她依然如搁浅的孤舟，形格势禁，郁郁寡欢。

今天，镇上来了一拨儿人，说是来葫芦村旁边的小岛上搞开发的，据说在岛上忙活了一整天，傍晚，都聚在柳老汉家里，什么工程技术人员、勘测人员、有关方面的干部，还有不知是哪方面的男男女女一大帮，叽叽嘎嘎几十人，统统挤在柳老汉的破土房里。其中有人口若悬河地计算着度假村的长远发展和年景收入；不过也有人在暗暗估算回去后，分得鳌花鱼的份额。因为葫芦村提前得到通知，镇领导要大驾光临。撒了几网，打捞了几百斤活蹦乱跳鲜嫩的鳌花鱼供领导们笑纳。（此鱼是清水湖特产）

柳老汉不仅全家在忙活今天的盛宴，同时还请来村上有名的几位快手厨娘。紫花扭着屁股一再说：“你家的家什真不顺手，这要在我家这点活我全包了。”春燕撇着嘴说：“你多能干，干出孩子好吃鸡蛋。”“哈哈……”

屋里屋外一片繁忙，最后在王镇长的高声指挥下，杂乱的队伍才算安顿下来。

在沉闷的村庄里，突然有件大事来临，一下子会让人精神抖擞。葫芦村像过节一样迎接开发的队伍，喜气洋洋，说话都格外有力量。所以村里大出血，杀猪宰羊热烈欢迎镇领导来岛上开发。

盛宴在即，这帮开发先锋们拉开架势，因为一天下来，多有饥色，不免有些虎视眈眈，都分别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地上两桌，挤的有人直嚷嚷，炕上一桌倒不挤，可那毕竟都是带“犄角”的头头脑脑。中国人克己复礼体现在各个角落。没办法，土坯房又不比大饭店，大家只好将就一下。有人是否心里在想：你看小刘才提几天副科就急忙蹿上了炕，太不谦虚了吧？还有老姜头，不就一个正科吗，都退了有他妈的八百年了，还来凑热闹。中国人历来赖政不甘寂寞的家伙比比皆是。当然更有眼球滴溜乱转、覬觞炕上的目光飘飘洒洒的人就更是大有人在了。

村民为了工程的开工，还特意将村西头张二楞家的一口大肥猪杀了，新鲜而香气扑鼻的血肠、猪肝，还有大碗烩肉、杀猪菜，热气腾腾摆满三桌。当然，红焖大鳌花鱼是一道不可或缺的特色佳肴。

开始，只听到碗筷轻微撞击声、咀嚼声、偶尔有短促低语声，好一会儿才听到笑声、喊声和女人独领风骚的笑声。于是一部杂韵的乐章便开始上演，吹牛的、放炮的、犟驴不上套的，什么都来了……

柳叶从未见过家里这么热闹过，于是她把郁闷的心情暂时丢掉，偶尔心里忽悠一下，由于忙也就一闪而过。她随着母亲指挥棒，在屋里屋外穿梭着，脸色红润，一会儿给这边送酒，一会儿给那边添菜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往往在农村这种特定环境里，由于突然冒出个年轻貌美的女人，这会立马给城镇人（特别是男人）注入一支兴奋剂，甚至有人会萌生乡下靓妞低贱易戏的心理，无形中有人就要表现一下性格的张扬，裸露城镇人优越于乡村人的情绪，瞬间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纷纷黏在柳叶的脸蛋、前胸和后臀上。于是酒速明显加快，说话声音会无来由提高八度，也有人故意怪声傻笑，把眼球扔出，任意直率地在柳叶身上乱滚……

王石柱镇长理所当然地坐在炕里中间位置上，因为他个头又矮又粗，所以柳老汉嫌他不够显贵，特意从被褥垛上闪速抽出两个枕头放在了镇长的屁股底下，尽管如此被褥还是顷刻弄得有点歪歪扭扭摇摇欲坠，而柳老汉穿着鞋就上了炕，急忙上去捂了捂，被褥才停止继续倾斜；这样一来镇长的形象就显然突出不少，从与众不同的角度来讲，这更能便于他发号施令了。

酒喝的正在劲头上，突然停电了，村里人习以为常，所以各家各户早有准备，几处蜡烛点燃后，烛光在高处不停地跳动，人影也随长随短跟着烛光在地上、炕上摇摆，当然这显然与刚才电灯相比，不免让人有几分憋闷，喧嚣声一时变得鸟语朦胧，偶然有人愤怒地骂电业局是王八蛋。

机灵的柳叶从别处拿来一盏煤油罩灯，一拨亮给屋内增添了无限的光明，同时大家的心情也随着这灯光敞亮了许多。“哇！”大家一片哗然；紧接着又掀起了一个畅喝高潮。

无彩的灯光给大家的酡颜增添不少光泽，与此同时，王镇长一眼看出柳老汉的女儿，那妩媚的身影在眼前晃动。她身穿黄底小红花短袖开领上衣，不肥也不瘦，隆起的前胸让人联想她已见成熟，一条牛仔褲紧裹着她丰满而不夸张的臀部和双腿的根部，马尾小辮在脑后摇来摆去，一双天真清秀的大眼睛在频频闪烁……

这哪里是村妞？！这明明是他妈的乡村小凤凰！王镇长内心不胜感慨。

此时王镇长酒意刚浓，大声呼喊柳老汉的绰号：

“老歪”！

柳老汉正在外屋给缸里压水，忽然听到镇长的吆喝，他两步就窜到镇长跟前。

“老歪，”镇长高声喊，“咋的？对本镇长有意见是吧？”

“哪的话呢，我正寻思敬镇长两盅呢。”柳老汉满脸堆笑，他自然地驼背，此时让他恰好显得几分谦恭。因为农民总是自愧不如地对待城市人，他迅速拿起酒桶就往王镇长碗里倒。

王石柱是个有心计的人，他见老歪漂亮的女儿在屋里屋外这么一走，他立马计上心来，他趁那酒劲正足，在一片混乱之中，声称去茅房方便方便，借着月光，他在无人处紧紧抓住柳老汉的手说道：“咱哥俩商量件事呗？”

“你镇长发话就是了，还商量啥。”

酒盖脸，啥话都能冒。

“我看你女儿这孩子挺好，哎，别提什么门当户对啊，不要跟我提这个，我不愿听，啊！都这年头了是吧，我是直性子，这你知道，”王石柱先声夺人，单刀直入，以自己的地位压人，但还不直说，“这么多年了，是吧，哎，我说吧，咱们两家那挺合适，我一定不要陪嫁，你看看，你先别说让我说。”王镇长看柳老汉要说话，借酒威摆摆手，但是他还是降低了声调，“我儿子吧，那是国家干部对吧；但是，对，但是那他没什么毛病，就是个头矮点，他妈的这一点倒像我，没串种。啊！哈哈；但是这不是毛病，”王石柱又收起混笑一本正经地继续说，“天灾，是不是，个头矮不影响当大官，是不是？哎，拿破仑就是地出溜，据说一米五九，对吧。不过这一点本镇长跟你交代清楚，对吧；另外，我立马把你这破土窝翻盖成砖瓦结构，就这破窝，你不嫌磕碜你亲家我还嫌寒碜那，哎，你不是有困难吗？没事儿，跟我说，有啥呀，谁让咱们是亲家了，啊！哈哈……”

柳老汉听完王镇长这番话，差点儿没晕过去，他喜出望外，如同拨云见日一样。但是他总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半天柳老汉醒过来，他觉得女儿的福气从天而降，心想全家正为此事发愁那，没想到虽未守株却逮着兔子，喜事送上了门，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那。

柳老汉与镇长大人一拍即合，然后又商讨一些具体事宜，方才双双回到“一锅粥”的酒桌上。

第二天，柳老汉酒醒后，他心中好一阵高兴，觉得这啥事都是该着，要说和镇长挂上了亲家，这可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，我柳老汉一天冥思苦想就为这事犯愁。嘿！真是人走时运马走膘，兔子走运枪都打不着。你说，那今后我就是高干的亲家了。柳老汉怎么想，怎么觉得这事是天遂人愿。

心花怒放的柳老汉已和老伴达成共识，老伴说：“我举八个手赞成，那你说咱姑娘命咋这么好呢，还送货上门。”“送亲。”柳老汉纠正老伴的话。“对对对，送亲，送亲，送亲上门，看我这嘴。”

老两口为女儿找到合适的婆家而欣喜若狂。柳老汉这才笑微微的精神抖擞地扛起那已磨的锃明瓦亮的锄头，去田间劳动去了。

不久镇长大人便派一能说会道的镇上有名的“钢嘴红娘”上门说亲，柳叶父母早有准备，百般客气满口答应，甚至还特意摆了一桌招待客人，恨不得明天就嫁过去才好。而柳叶却是一个劲儿地摇头，甚至扭头不做声，但是最后还是架不住钢嘴红娘那吐沫星子四处飞溅，所以柳叶只好来个缓兵之计，答应相亲而不定亲；心想：相完亲我就给他来个不同意，不就大事完毕了，看他们还有什么辙？当然也原了父母的脸面，让我得罪也不能让父母得罪这帮地头蛇。

钢嘴红娘回去后，却以凯旋者自居地向镇长汇报说，同意相亲，你就瞧好吧。

那王镇长一听到这个信息，心里就有了谱，于是他立马抢在相亲前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。

三

昙花一现的湖心岛开发工程停止了，据说有人举报，省里下文禁止开发湿地。

岛静了，葫芦村也静了，农民们依旧早耕晚作，一如既往重复昨天的动作；可是最近柳老汉家里可变化异常。镇长王石柱按原来所有计划分秒必争地给柳老汉家购房木，买砖瓦、水泥、木料。就差雇小工了；两头新品种的奶牛也悄然走进了柳老汉的破牛棚里；柳老汉心里一再佩服亲家办事利落，噫哩喀喳。柳老汉看着这些建筑材料堆满院落，就好像已经看见了那宽敞明亮崭新的大瓦房矗立在眼前，那样光闪闪，亮晶晶，让人炫目和欣慰。

村里直哄哄，说这家伙老歪这下可掏正了，看把他牛的，像他妈的一棵直脖树似的；有人说那还得看你生出什么样儿的崽子……

历来爱低着头走路的柳老汉，如今却仰起头，双手往后一背，走在乡间小路上。这时大家见到柳老汉老远就招呼：

“老大，（不称老歪了）你好啊！”

“哎、哎。”

“注意点身子骨，别累着！”

“哎、哎。”

“又忙啥去？”

“开奶支。”（到村里奶站）

“你家牛奶真好喝。”

“赶情。”

柳老汉脚步毫不减慢地眯着双眼走过去，祥和的云彩总挂在鱼尾纹上，对乡亲们的问候，也只能哼哈答应着。他心里美滋滋地乐呀！

农村婚事规则，相完亲不久，如果没有异议就要会亲家，这叫定亲，然后过一段

时间再会亲家，付完彩礼，定出结婚日期和各种细目规则，最后举行婚礼。但是柳家这门亲事却非如此简单，两家的亲是相完了，可葫芦村就再没了动静，本来会亲家的日期已到，但是就是不见葫芦村来人。又过些日子，王镇长见葫芦村那边还是迟迟没有反应，这时的王镇长并未慌张，他在农村摸爬滚打了一辈子，他太了解这些农民了。于是他派人前去打听，才知道，相亲后柳叶本人并不同意这门亲事，所以也就一拖再拖。应该说这事麻烦来了，钱花了，赌注又下这么大，结果这关键人物掉链子了。俗话说，瞎子点灯白费蜡了，偷鸡不成还搭把米；（这米可不是一把啊！）但是，你要知道镇长大人是谁，怎么能干这种赔本买卖呢？王石柱镇静自若，他叫来办公室马主任如此这般地交代后，马主任就驱车来到了葫芦村。

再说柳老汉，这些天也一直在闹心，这好话说了三千六，这宝贝女儿说啥不开心窍，眼看镇长大人下了这么大决心，怎么能说不同意就不同意呢？再说，这会亲家的日子已过，我柳老歪那也太不仗义了，这今后让我在村里还咋混？但是柳老汉也确实一时拿不出个什么好主意，所以这几天弄得他一头雾水，一筹莫展。

而柳叶也在暗自哭泣，双眼红肿，焦虑不安。她眼睁睁地看到满院子建筑材料，这显而易见地实惠，说句实话，她也真的不好摆脱这种现实。可是她心中十分矛盾，她想我不能因为这砖头瓦块就嫁给镇长儿子吧？不过，父母一脸的欣慰样子，好像家里一下子翻身得解放了似的。嫁还是不嫁？她总拿不准主意。其实她是在想念心中的一个人，那就是林雨生，甚至时时恨他为什么这时候去当哪门子兵？这一年多不回来也不来个信儿；她有时甚至想逃出葫芦村去找他，不过不久前她也彷徨过，认为这个笨蛋，为什么从不向我表白呢？也许我是痴人做梦？也许外面的世界让他有了精彩？也许……柳叶苦苦思索，百思不得其解，甚至有时还升腾一种莫名其妙的恨。

赶巧有一天，同村一个要好同学叫陶玉的，嫁到外村回来探亲，听说柳叶要出嫁的消息赶忙跑过来，一看柳叶还在犹豫这门亲事，忙问：“哎，咋的，你还没待够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啊？”

“那你看他那个样儿，像个大头翁。”

“哎，这你可别犯傻，人家那是高干家庭，改变你的命运，就得走这条路，再说，现代人有多现实，为了扭转自己的命运，认可嫁老嫁丑嫁给爹一样的老外，有些明星都这么干。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。”

“那我就是想不通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有你的苦衷，可这是终身大事，关键时刻可要拿准主意，如果比现在这门亲事条件好，我劝你另外选择，可是还不如这门亲事，那还扯啥？真的。”

“那我也不认识他，我们也没感情啊。”

“这你可说对了，那你说咱们农村，有几个是恋爱结婚的？实际就那么回事，长了就好了，也爱了，真的。”

“那我们之间也没有……”

“爱情是吧？其实爱情这个东西和实际生活相比，你说，哪个重要？生活呀！爱情是虚，生活是实，守着穷日子长了，还有啥爱情？光说爱情、光说爱情连裤子都穿不上，真的。”

“哎，那你咋样？”

“开头也别别扭扭，常了就好了，现在一天不见，还想，真的。嗨，就那么回事吧，如果死心塌地，下毒誓和谁都能过一辈子，真的。”

陶玉以过来人的姿态，向柳叶说了好些带有实践性的贴心话，这让柳叶心宽了许多。

再说马主任领命风风火火赶到葫芦村，一下车就和柳老汉摊了牌。“啪”的一下把建筑材料和买牛的单据以及贷款凭证往桌上一摔说：“分期付款也行，但期限只有一年那，婚事你们不同意，就……”马主任下话虽然未说，但是比说还明了。如果付不起款，对不起物归原主。其实，物归原主是假，以物诱人倒是真。

柳老汉知道水有多深，于是立刻冒出一身冷汗，心说，砸了我这把老骨头那也还不上啊。不过，眼看这崭新的大瓦房和两头新品种的奶牛，就要打水漂。柳老汉壮起胆子问：“这不是说好了吗，怎么？……”

“行啊！”马主任要的就是这句话，他立刻拿腔拿调地说：“你老歪只要话负前言，那这钱镇长认花，可是……”马主任把话只说一半。心说压力还真不能太过，压力过大怕这老家伙还真承受不了，于是点到为止。柳老汉心里也清清楚楚，他太阳穴上的青筋暴起，眼睛里充满醉汉般的血丝；他装大胆，坚定不移地硬着头皮说：“你放心，放心，请你转告镇长亲家，我，老歪从来说话算数。”柳老汉心里比谁都明白，如果这门亲事不成，柳老汉就会面临鸡飞蛋打的局面，有了这门亲事柳老汉就会“翻身农奴得解放”。所以柳老汉最后斩钉截铁地说，“告诉亲家让他一百个放心，我老歪绝不食言，我可以拿脑袋担保。”老歪虽然心里苦不堪言，但这话可说到份儿了。马主任一看老歪还不是那种人，这才满意地走了。可是柳老汉送走了客人回到屋里，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，在地上直打转转，挖空心思地想辙……

事隔两天，柳老汉真的卧床不起了，滴水不进。柳叶慌了，柳母也在一旁埋怨说，就因为你，（指柳叶）我看要出人命咋办？

说话间院子里开进一辆出租车，从车里走下来一个人，柳叶和母亲急忙跑出去，老歪只听到老伴突然说声，来人了，就往外跑，索性他也抬起健康的脖子往外看，可

把柳叶乐得直蹦高；心想我可盼来救命恩人了。原来是柳叶几年不见的大姨来了，小时候最疼她，然后就抱着大姨撒娇，并一再歪着头青春万岁的问长问短……

柳叶大姨的到来，说是串门儿，其实那是镇长大人托人弄景请来的，柳叶大姨在没来之前就已下定决心要说通这小宝贝丫头，一定要打开她的心窍，让她勿失良机，要坚定不移地嫁给镇长儿子。

结果柳叶盼来的不是援兵而是比红娘还红娘的说客。

夜很静，柳叶陷入沉思之中，她冥思苦想，觉得也是这个理儿，也真的无法抗拒眼前的现实，葫芦村这种原始性的生活方式也确实让她无法再忍受下去了，再说，看到父母一脸愁容压力沉重的样子，甚至老爹真的要有什么三长两短，那这事可就真闹大了，不过她还是犹豫不决，举棋不定……

她想：他要这个时候回来该有多好啊！

四

第二年春天。这一天葫芦村的天空上浮着几朵厚厚的白云。黑龙江的初春，依然残留冬季寒意。

今天是柳叶出嫁的日子，柳老汉家里挤满了客人。村民们和柳家的亲属都在翘盼接亲的队伍是个啥样？他们纷纷来到屋外，向通往镇上的乡村土道遥望，心里仿佛都在猜测，这镇长是用什么方式接媳妇？

只见远处一个车队出现了，首车是一辆崭新的黑色花饰轿车，而随后的车是一辆辆国产进口牌大吉普，足有二十几辆，吉普车后面有两辆崭新的中巴，晃晃悠悠从蜿蜒的乡间土路上开过来，伸长的车队扬起一片尘土，真有点“尘埃不见咸阳桥”的味道，大小车辆浩浩荡荡开进了葫芦村。村民们可开了眼，众人开始议论纷纷，一群孩子疯了一样的来回穿梭打闹。大牙说：“看着没有，啊！看看人家这人马刀枪，哎，看看，你不服不行。”

前面几辆车开进了柳家大院，但多半车辆都停在柳家院外的土路上，形成一条长蛇阵。接亲的人们纷纷慢条斯理地下了车，这支傲慢的队伍一到，立刻给葫芦村增添异样的色彩；穿着整齐，面色白嫩，个个架势不凡。新郎官儿，个头又粗又矮，尽管穿一双特制高跟鞋，但同样让人联想为，英法傲慢矮人的“浓缩产物”；他尽量躲在人群中央。柳老汉满面春风地迎接贵客临门，好不容易在人群里认出自己的女婿；那也是因为他胸前戴花的缘故。娘家、婆家、屯亲，把柳家新宅挤的满满登登，有人给来客们点烟倒茶递糖果。这时来客里有位头面人物，他五十岁左右，满口金光灿灿的牙，头发亮的像牛犊子舔的似的，一脸真诚装饰笑容向柳老汉说了一番客套话，征求一下娘家亲的安排问题。柳老汉笑呵呵地说道：“咋的都中，咋的都中。”

接亲的队伍走后，柳家在临时搭建的帆布篷里摆了十六桌筵席，由于外冷内热，篷顶不断地滴雨，众人也就不断地擦去滴在脸上、手上的冰凉水珠。凳子各式各样，